

阿其蘇新科地極神

摘星展青雲生成是何時謝
塵寰起救膝白康

古游俠

少年履瑞氣慷慨多武威一手
所兩虎現日生寒輝羽兵合
沙漠烽火連金微縱橫萬里
去天山獨解圍不貴萬石侯
一劍風塵歸

金聖歎

詩詞曲卷（上）

唱經堂釋小雅

唱經堂古詩解

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七言律

（清）金聖歎 著

陸林輯校整理

金聖歎全集

修訂版



詩詞曲卷（上）

唱經堂釋小雅

唱經堂古詩解

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七言律

（清）金聖歎 著

陸林 輯校整理

金聖歎全集

修訂版



鳳凰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金聖歎全集 / (清) 金聖歎著 ; 陸林輯校整理. —
1版 (修訂版). — 南京 : 鳳凰出版社, 2016. 10
ISBN 978-7-5506-2441-2

I. ①金… II. ①金… ②陸… III. ①金聖歎 (1608-1661) — 全集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221940號

書名	金聖歎全集
著者	(清)金聖歎 著 陸 林 輯校整理
責任編輯	倪培翔 吳 迪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 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 郵編: 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cb.com
照排	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印刷	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, 郵編: 210038
開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張	118.375
字數	2512千字
版次	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2441-2
定價	580.00圓 (全六冊) 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 電話: 025-68037410)

前言

陸林

十七世紀的中國，橫跨明、清兩大王朝，是一個動亂叢生、新舊交替的時代，也是一個縱橫睥睨、奇人輩出的時代。文學批評家金聖歎（一六〇八—一六六一·八·七），便生活在這一時期。其博學多識，廣涉經史子集和小說戲曲民歌，深究儒釋道三教，具有強烈的民本意識。其極富才華且頗具爭議，怪誕悖俗並饒有個性，一生因行止多義而留下不少需要破解的密碼。所批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「靈心妙舌，開後人無限眼界、無限文心」（馮鎮巒《讀聊齋雜說》），開啓了傳統俗文學走向近代的里程；對古文、唐詩的評點，時人「欽其神識，奉爲指南」（陳枚《增補天下才子必讀書》凡例），亦促進了文學經典的普及。因金聖歎而構成的歷史景觀和文化現象繁複而生動，已成爲人們解讀文學發展和歷史必然性的典型個案。

一

金聖歎，生于明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，名采，字若采；又名人瑞，號聖歎；別號唱經

子，或稱唱經先生，又號大易學人、涅槃學人；室名沉吟樓，堂號唱經堂。蘇州府長洲縣人。生而穎異，敏感早慧。七歲讀杜甫詩《遠征》，感傷人生無常；十歲入鄉塾，習儒家經典而意惛如；十一歲讀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等，培養了廣泛的閱讀興趣。十五歲向文學名家王思任問學，悟作文之秘。少補諸生，後以歲試文怪誕而被黜革；旋以張人瑞名補吳縣庠生，故人稱其庠姓張。從弱冠之際開始，至少以下幾種活動可以表徵金聖歎的人生軌迹。

扶乩降神的宗教活動。金聖歎自幼篤信佛教，二十歲時自稱乃天台宗祖師智顗弟子的化身，以泐庵大師之名，帶數位助手，在吳中一帶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扶乩降神活動。先後在蘇州名宦錢謙益、姚希孟、葉紹袁宅中做法顯靈，此舉在崇禎九年前後達到高潮。最爲著名的一次，是崇禎八年六月在葉紹袁家，爲之招來亡女小鸞之魂。泐師與所謂葉女當場有如下對白：

師云：「既願皈依，必須受戒。凡授戒者，必先審戒。我當一一審汝，汝仙子曾犯殺否？」女對云：「曾犯。」師問：「如何？」女云：「曾呼小玉除花虱，也遣輕紈壞蝶衣。」「曾犯盜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」不知新綠誰家樹，怪底清簫何處聲。「曾犯淫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晚鏡偷窺眉曲曲，春裙親繡鳥雙雙。」師又審四口惡業，問：「曾妄言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自謂前生歡喜地，詭云今坐辯才天。」「曾綺語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團香製就夫人字，鏤雪裝成幼婦辭。」「曾兩舌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對月意添愁喜句，拈花評

出短長謠。「曾惡口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生怕簾開譏燕子，爲憐花謝罵東風。」師又審意三惡業：「曾犯貪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經營細帙成千軸，辛苦鶯花滿一庭。」「曾犯嗔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怪他道蘊敲枯硯，薄彼崔徽撲玉釵。」「曾犯癡否？」女云：「曾犯。勉棄珠環收漢玉，戲捐粉盒葬花魂。」師大贊云：「此六朝以下，溫、李諸公血竭髯枯，矜詫累日者。子于受戒一刻隨口而答，那得不哭殺阿翁也！」（葉紹袁《續竊聞》）

這段精彩的對話，不僅當場引得小鸞父親紹袁憐惜和感傷不已，亦打動了自錢謙益而下無數的古今文人。錢氏贊小鸞「矢口而答，皆六朝駢儷之語」（《列朝詩集小傳·葉小鸞》），指的就是這段文字；周亮工雖不以「泐師演說無明緣行，生老病死因緣」爲可信，對其「招瓊章至，瓊來賦詩」的具體對答却頗感興趣，認爲「此事甚荒唐，予不敢信；特愛其句之縝麗，附存于此」（《書影》卷六）殊不知，事既荒唐，縝麗之句的著作權便不屬於已逝三載的葉小鸞（字瓊章），也不屬於與之對話的「泐大師」，而是金聖歎預先構思好的降乩之作。他的這種富于藝術感染力的降神活動，「長篇大章，滔滔汨汨，縉紳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，無不惑于其說。……儒服道冠，傾動通國者年餘」（鄭敷教《鄭桐庵筆記》），一時間信者奉之爲神，恨者詈之爲魔。

評點「衆經」的文學活動。崇禎十三、四年間，隨着人生興趣的轉移，金聖歎開始了評點和研究「衆經」和其他各體作品的文學活動，首先完成的是《水滸傳》的評點。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的初評工作，亦是在明末就已開始進行了。入清後，于順治四至六年撰著《童壽六書》、

《聖人千案》、《南華字制》，順治十三年批點《西廂記》，十四年完成《小題才子書》，十七年分解唐律詩刊行，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和《杜詩解》均在身後問世。

除了從事評點工作外，金聖歎賴以謀生的職業便是做塾師。至少在其二十歲左右時，即已開始了教學生涯。其弟子以及「從其游者」，今知者便有戴之儵、沈永啓、顧參、史爾祉、韓藉琬、馮某等。與科舉和作文有着直接關係的《大題才子文》、《小題才子文》和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，很可能就是這一職業的自然產物。但是，無論是評書還是授徒，似乎都沒有給其生活帶來經濟生活的明顯改觀。崇禎十四年大旱，已需友人接濟；晚年從其妻子「貧窮因諱疾，井白且傷生」(《婦病》)的境況中，亦可見其家庭狀況的潦倒。

易代之際的政治活動。 順治二年(一六四五)五月，隨着清兵鐵馬金戈的南下，曇花一現的南明弘光王朝迅即消亡。江南的陷落，打破了金聖歎在明末雖然清貧但仍不失安定的儒士生活。晚明時期一些過從甚密的家鄉友朋，或抗清失敗、慷慨就義，如戴之傑；或以身殉節、自盡而死，如王希；或蹈險尋父、喪身戰亂，如葉奕荃。猶如周亮工《祭靖公弟文》在悼念其弟周亮節時所說：「滄桑後，弟素所交游，或鋒鏑死，或意外觸法網死，死之事不一，而得全者少矣。」(《賴古堂集》)除了死難者外，還有抵抗失利、回里隱居的吳晉錫，明爲廉吏、入清不仕的盛王贊。面對着生靈塗炭、田園荒蕪的劫後淒涼，在順治初年，他先後寫下大量的感傷兵燹戰亂、親友流離，表達抵觸新朝、同情反清的詩篇，僅現存者就有《外甥七日》、《訛傳境哥被虜》、《喜見境哥》、《兵戰》、《懷聖默法師》、《柳》、《聞聖壽寺遭驕兵所躡》、《元暉渡江》、《元

暉來述得生事》、《上元詞》、《題徐松之詩二首》等（考慮到其詩歌是其女婿編選刪存者，這類犯禁觸忌之作肯定已被處理掉許多）。如《上元詞》跋語云：

此非道人語。既滿目如此，生理逼側，略開綺語，以樂情抱。昔陶潛自言時製文章自娛，頗示其志；身此詞，豈非先神廟末年耶？處士不幸，丁晉宋之間；身亦適遭變革，欲哭不敢。詩即何罪？不能寄他人，將獨與同志者一見也。

最後數語，何其痛心、何其抑鬱！再看其爲徐崧所撰的《題徐松之詩》，第一首後四句「近事多難說，傳聞或未詳。副車皆不中，三戶又淪亡」，後兩句分別典出《史記》的《留侯世家》「秦皇帝東游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誤中副車」和《項羽本紀》「楚南公曰：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也。』」更是難以掩抑地流露出對於抗清失利的失望沮喪。

然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種懷想故國的情緒在逐漸淡化。像那個時代中的大多數人一樣，金聖歎慢慢適應了新的政權，至少在順治十四年（一六五七）給吳縣教諭夏鼎所寫的詩句中，已經表現出履新去舊的希冀。該詩前二聯曰：「潦倒諸生久白頭，十年夢斷至公樓。杏花廊下重來坐，藥草籠中實見收。」（《贈夏廣文》）由于史料的缺乏，我們不知道「十年夢斷」是指自己入清後就放棄鄉試，還是指自己運氣不佳總是秋闈落榜；不過「藥草籠」二一典的運用，

「二」《新唐書·儒學傳下·元行沖》：行沖「嘗謂仁傑曰：『……門下充旨味者多矣，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？』仁傑笑曰：『君正吾藥籠中物，不可一日無也。』」後遂以「藥籠中物」比喻備用的人才。

已表達了願意爲新朝所用的隨順心態。正是存有這樣的情結，當友人邵點于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歸自京城，向他轉述當朝皇帝所云「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時文眼看他」的贊許時，頓時「感而淚下，因北向叩首」（《春感》小序）；只可惜他沒有聽到順治帝同時發出的「議論盡有遐思，未免太生穿鑿，想是才高而見僻者」（木陳忞《奏對別記上》）的褒貶，否則是否會頭腦清醒一點：一個被認爲方法「穿鑿」、思想「見僻」者，怎麼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？《第五才子書》第六十二回，寫宣贊奉旨禮請關勝出馬，「關勝聽罷大喜」。聖歎批道：「何遽『大喜』？只四字寫盡英雄可憐！」其實，《春感》八首何嘗不寫盡一位長期被人以「魔」相視的邊緣才士之可憐呢？

震驚天下的哭廟活動。或許正是因爲受到皇帝知音之評的影響，一向遇「世法中事，則掉頭不顧」（徐增《送三耳生見唱經子序》，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再出注）的金聖歎，在新著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》問世不久的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二月，不幸捲入了招致殺身之禍的「哭廟案」中。二月初一，清世祖逝世的哀詔傳至蘇州，官府設幕，哭臨三日。當地諸生因吳縣知縣任維初徵索錢糧甚酷，且監守自盜，遂于四日借哭喪之機而群聚文廟百有餘人，隨後擁至府衙，向江寧巡撫、按察使等大員跪進揭帖。巡撫朱國治大驚，上疏朝廷，釀成欽案，先後逮捕金聖歎等諸生十八人，審得「丁子偉、金聖歎、姚剛爲首鳴鐘擊鼓，聚衆倡亂是實」（《辛丑紀聞》），並於七月十三立秋之日，十八人被斬首于江寧（今南京）。因事起于聚衆哭喪于文廟，史稱「哭廟案」。在這場「學生運動」中，金聖歎所起的帶頭作用是毋庸置疑

的：「諸生因集衆哭廟，其《捲堂文》爲金聖歎所作，且在其家開雕」（王朝《甲申朝事小紀》卷五），或云其「是變爲《哭廟文》」（王家禎《研堂見聞雜錄》），總之不僅身參其事，而且親撰檄文，難怪最後將其緝拿歸案便「足以塞責」上峰呢（《辛丑紀聞》）！是年，他纔五十四歲。從此，金聖歎因「哭廟案」而平添濃鬱的悲劇色彩，而「哭廟案」因金聖歎却成爲著名的清代冤案。此次事變的政治性質，不滿于貪官污吏的橫徵暴斂而借機抒憤，應該沒有拔高之嫌；至于是否具有反抗新朝政權的民族色彩，至少從金聖歎對「先帝」的態度上，似難以得到佐證。

二

金聖歎生前，在太湖流域尤其是今蘇南和浙北地區，就已經具有較大影響。有人「懷刺三年」而求一見（懷應聘《吳門贈金聖歎》），有人不聽勸阻以一識爲榮（徐增《送三耳生見唱經子序》），有人想起聖歎就心折淚下（李焯《寄懷墨庵兼詢聖歎》），有人雖不相識却久已仰慕（丘象隨《泛虎丘》），亦有人見其書、聞其行，必欲殺之（歸莊《誅邪鬼》）。誠如徐增所說，在敵對者眼裏，「乃一世人惡之忌之、欲痛絕之者也。從其游者，名士敗名，富人耗財，僧家則無佈施處：其爲祟也大矣！」而在欣賞者眼裏，則如神仙中人，「吾嘗于清早被頭，仰觀帳頂，聖歎宛然；嘗于黃昏燈畔，回看壁影，聖歎宛然；嘗于梁溪柳岸，見少婦豔妝，聖歎宛然；嘗于靈

巖雨窗，聞古塔鳥聲，聖歎宛然；乃至風行水活、日暖蟲游，聖歎無不宛然者」。可見，在其生時，一方面被詆毀者魔化，另一方面又被崇拜者神化。那麼，金聖歎究竟是怎樣的人呢？根據其個人著述和時人記載，或許應如是認識：

才華橫溢。時人稱其「天才夔絕」（謝良琦《才子必讀書序》）；「學最博，識最超，才最大，筆最快」（徐增《天下才子必讀書序》）。不僅對傳統的經史子集有較為全面的研究，對佛學禪理亦得獨家之悟。登壇講經，口才捷利，「聽其說法，快如利刀，轉如風輪，瀉如懸河」。除了在經學、史學、文學、佛學方面具有較高造詣，在書畫藝術上亦頗有才能。至葉紹袁家降乩，現場「爲畫牡丹、芙蕖、菊花、水仙四幅，生色映人，墨韻飛舞」（《續竊聞》）。當時趙時揖曾見其畫作，贊其「善畫，其真迹吳人士猶有藏者」（《貫華堂評選杜詩總識》）。惜未見作品傳世。書法亦享時名，周莊永慶庵正殿匾額「散影千江」四大字，即爲其所書，被譽爲「鐵畫銀鈎，仙筆也」（《貞豐擬乘》）。對聯「老拳通大道，兒口嚼新書」，見者謂「字大如斗，氣勢驚人」（李放《皇清書史》）。所謂：「看人作孽窠大書，不亦快哉！」（《第六才子書》卷七「賭說快事」），夫子自道，良有以矣！

珍情重誼。《第五才子書》第五十六回總評曰：「夫天下之感，莫深于同患難；而人生之情，莫重于周旋久。蓋同患難，則曾有生死一處之許；而周旋久，則真有性情如一之誼也。是何論親之與疏，是何論人之與畜，是何論有情之與無情！吾有一蒼頭，自幼在鄉塾，便相隨不捨。雖天下之騷，無有更甚于此蒼頭也者；然天下之愛吾，則無有更過于此蒼頭者也，

而不虞其死也。吾友有一蒼頭，自與吾友往還，便與之風晨雨夜，同行共住。雖天下之駭，又無有更甚于此蒼頭也者；然天下之知吾，則又無有更過于此蒼頭者也，而不虞其去也。吾有一玉鉤，其質青黑，製作樸略，天下之弄物，無有更賤于此鉤者。自周歲時，吾先王母繫吾帶上，無日不在帶上，猶五官之第六，十指之一枝也。無端渡河墜于中流，至今如缺一官，如隳一指也。……夫學道之人，則又何感何情之與有；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，則吾得而知之矣。吾蓋深惡天下之人言感言情，無不有爲爲之，故特于呼延愛馬，表而出之也。」此段評語實爲一篇情深意摯、針砭世情的《感情論》。作者不僅反對「學道」之人的不講感情，而且厭惡市儈之人對情誼的實用態度，認爲只要曾與同患難、周旋久，便不論關係之親疏，地位之高下，對象之人畜（如呼延灼之與烏騅馬），皆能產生「生死一處之許」和「性情如一之誼」，甚至對無情之物（如玉鉤）亦能久久難忘，而惟獨不欲以勢力論交，深惡以「有爲」言情，真乃純情重誼之人。

憤世嫉俗。不喜拜謁貴人，「性不喜見貴人，干旄臨門，罕見其面；又不報謁，人多尤之」。亦曾「怕官成遠蹈」（《訪周粟仲不遇》），宣稱「我爲法門，故作狗子。狗子則爲人所賤惡，奔競之士決不肯來，所來者皆精微澹泊、好學深思之人也。不來者邀之不來，已來者攻之不去。我得與精微澹泊、好學深思之人同晨夕，苟得一二擔荷此大事，容我春眠聽畫看聲了也」。時人謝良琦每到蘇州，必問聖歎，或曰：「噫，狂士也！且不見貴客。」（《才子必讀書序》）聖歎在評杜甫《遣悶》時，曾說：「愁悶之來，如何可遣？要惟有放言自負，白眼看人，庶

可聊慰。」（《杜詩解》卷三）人說其言論多「無忌憚處」（陸文衡《香庵隨筆》卷五）、「肆言無忌」（馮班《鈍吟雜錄》卷二），確非虛言。無論是對朝廷政事的針砭，或是對世道人心的臧否，在其評點中皆屢見不鮮。但聖歎並非不諳人情，與當地父母官均有適度交往，如《吳明府生日》、《賀吳縣汪明府涵夫攝篆長洲》、《吳邑黃明府新婚》等詩，都是寫給明末清初任吳縣、長洲縣令者，其內容亦不外贊美政簡治廉、教化祥和，皆為通達世情的賀婚賀壽賀官之作。看來，他是能將傲睨貧士的「貴人」與禮賢下士的良吏區別對待的。

天性疏懶。徐增《天下才子必讀書序》云：「聖歎性疏宕，好閑暇，水邊林下，是其得意之處。」表現之一，評點古書，重在文意而不在文字，不甚在意文字校勘。如《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》云：「聖歎《西廂記》，只貴眼照古人，不敢多讓。至于前後著語，悉是口授小史，任其自寫，並不更曾點竄一遍，所以文字多有不當意處。蓋一來雖是聖歎天性貪懶，二來實是《西廂》本文珠玉在上，便教聖歎點竄殺，終復成何用？普天下後世，幸恕僕不當意處，看僕眼照古人處。」表現之二，不喜遠游，平生足迹罕至郡外。如《第六才子書·鬧齋》總評言及王翰描述廬山之美，「吾聞而甚樂之，便欲往看之，而遷延未得也」。其原因之一，便是「賤性懶散，略閑坐便復是一年」。順治十七年，贛州府推官周令樹遣使賁資邀請聖歎前往著述講學，聖歎復函答之：「來教正與鄙意如掌中書字，獨奈隔此數千里何？」（《魚庭聞貫》）當亦與生性疏懶不喜動有關。

耽飲好酒。徐增《天下才子必讀書序》：「聖歎……又好飲酒，日為酒人邀去，稍暇又不

耐煩，或興至評書，奮筆如風，一日可得一二卷，多逾三日則興漸闌，酒人又拉之去矣。」趙時揖《貫華堂評選杜詩總識》云：「先生飲酒徹三四夜不醉，談諧曼謔，座客從之，略無厭倦。」《第六才子書·前候》總評：「吾嘗春晝酒酣，閑坐櫻桃花下，取而再四讀之。」《第五才子書》第四回，寫魯智深要爲桃花村劉太公排憂解難，聖歎批道：「魯達凡三事，都是婦女身上起……然又三處都是酒後，特寫豪傑親酒遠色，感慨世人不少。」第二十二回，寫武松至「三碗不過岡」酒店，喝第一碗酒時說：「這酒好生有氣力！主人家，有飽肚的買些吃酒。」聖歎批道：「吾聞食肉者鄙，若好酒，未有非名士者也。」第二十八回，寫武松在至快活林的路上一路喝酒，「此時已有午牌時分，天色正熱，却有些微風」。聖歎批道：「此五字惟酒後耳熱時知之。寫酒至此五字，真『高山流水』之曲矣。」

心胸坦蕩。《讀第五才子書法》顯示出聖歎喜天真爛漫之人，如李逵、魯達、阮小七；不喜心機深刻之人，如宋江、林沖。如云：「阮小七是上上人物，寫得另是一樣氣色。一百八人中，真要算做第一個快人，心快口快，使人對之，齷齪都銷盡」；「林沖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寫得只是太狠。看他算得到，熬得住，把得牢，做得徹，都使人怕。這般人在世上，定做得事業來，然琢削元氣也不少」。再如在小說第四十四、四十五回中，聖歎對石秀城府深、下手狠，爲了撇清自己致殺數人的行爲，頗不以爲然，屢下評語如：「石秀可畏，我惡其人」（兩處）；「石秀可畏之極」；「豈真天下之大，另又有此一種巉刻狠毒之惡物歟？」「石秀可畏，筆筆寫出咄咄相逼之勢」；「石秀節節精細，節節狠毒，我畏其人」。聖歎早年與王瀚「賭說快事」，其一便是

「朝眠初覺，似聞家人歎息之聲，言某人夜來已死。急呼而訊之，正是一城中第一絕有心計人。不亦快哉」。（《第六才子書》卷七）

其實，今天我們所能認識的金聖歎，或與其實際情形已相距甚遠，只能是其豐富人生的各個側面甚或是浮淺的影像。誠如其友人徐增所說：「蓋聖歎無我，與人相對，則輒如其人：如遇酒人，則曼卿轟飲；遇詩人，則摩詰沉吟；遇劍客，則猿公舞躍；遇棋師，則鳩摩布算；遇道士，則鶴氣橫天；遇釋子，則蓮花迎座；遇辯士，則珠玉隨風；遇靜者，則木訥終日；遇老人，則爲之婆娑；遇孩赤，則啼笑宛然也。以故稱聖歎善者，各舉一端；不與聖歎交者，則同聲詈之：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。」（《天下才子必讀書序》）在其生前，直觀其人者已感歎如此難以辨識、無可名狀，四百年後試圖準確描述，可能更是近似癡人說夢了。但正是這種種片段表現，構成了他性格的豐富，促成了他極具個性魅力的人生圖景。金聖歎曾有畫像傳世，後來劉獻廷詠之：「忽有仙人在別峰，通身香氣似芙蓉。碧天明月一千里，獨上瑤臺十二重。」（《題唱經先生像》）其玉樹臨風之姿和飄然慾仙的風度（丘象隨《泛虎丘》以「有客美風度」贊之），似昭然可見，而這其實已屬經過歷史淘洗之後的金聖歎了。

三

金聖歎逝世後，其友人曾賦詩悼之：「縱酒著書金聖歎，才名千古不埋淪。」（《哭廟異

聞》將縱酒豪飲的風采與著書評點的才華相提並論，這是同情者的蓋棺論定之說。但早在順治九年（一六五二），摯友徐增在其《懷感詩》中，已曾這樣反思自己和世人對金聖歎的錯誤認識：「掩耳不聽真怪事，却從飲酒看先生。」（《唱經先生》）這兩句分別說的是兩件事，先看後句：的確，聖歎好飲酒，徐增在其有關文章中多次說及此事，但是這句詩的意思是：如果僅從嗜酒好飲視爲其名士風流的表現，實在是一種誤認。再看前句：「掩耳不聽」，是指當年自己在不了解聖歎爲人時，對別人欲介紹兩人認識的強烈的拒斥行爲：「二十年人盡罵聖歎爲魔，如是者數年，至壬午秋，遇聖默法師，欲導余見聖歎，纔說『聖歎』，余急掩耳曰：『怕人，怕人！』」壬午是指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），此前被人盡罵爲魔，必是因其以「勸師」行法事所招致。在正統文士眼中，「扶鸞降仙，道家戒之，決不可爲，惹魔也，金若采全壞于此」（馮班《鈍吟雜錄》卷二），從此他的一切行爲均被視爲「不軌于正」（陸文衡《薈庵隨筆》卷五）。扶乩降神對聖歎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：不僅爲其人生評價帶來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負面影響，而且給其隨後從事的文學批評活動烙下了鮮明的個人印記，主要體現爲在選題上的「昭雪」辱者，在心態上的標新立異，在方法上的心理分析等方面。

批評性或評點性著述，是金聖歎一生心血所繫和性命所在。其臨終時不放心兩件事，一是如何托付「讀書種子」兒子金雍，一是「只惜胸前幾本書」（《絕命詞》），即那些早已計劃而一直没有竣稿的「才子書」選題。聖歎的評點選題，主幹即著名的「六才子書」和唐詩「分

解」，輔枝爲「才子古文」和「才子時文」等。爲何他有「六才子書」之選而將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最早評點問世，按照徐增序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的說法，是因爲「自少至老，自智至愚，無不讀之、無不愛之者也」，主要是從普及性着眼的。其實，關於自己批書的目的，聖歎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弟于世間，不惟不貪嗜欲，亦更不貪名譽。胸前一寸之心眷眷，惟是古人幾本殘書，自來辱在泥塗者」^二，却不自揣力弱，必欲與之昭雪。只此一事，是弟全件，其餘弟皆不惜。」（《魚庭聞貫·與任升之炅》）這段話非常重要，它展示了聖歎評點選題爲古人「昭雪」的自覺意識，即將那些向來受到不公平待遇、不公平評價的文史名著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恢復其向被埋沒的歷史地位。聯繫到《西廂記》、《水滸傳》向來有「誨淫」、「誨盜」的惡謚，批評者在主題傾向上的「昭雪」之意便分外顯明了。晚年與友書信說惟有評點事業是己一片寸心，其餘皆不足惜；臨終絕命之詩說「只惜」莊、騷、馬、杜尚未完稿，令其放心不下：作爲一個長期被正人君子「辱在泥塗」者，他把自己生命價值的體現，完全寄托在爲「古人幾本殘書」的翻案上。可以告慰他的是，「先生未批以前，《水滸》賊書，《西廂》淫書。今而知《水滸》之變幻離奇，直進于《易》；《西廂》之纏綿濃鬱，直進于《詩》」（余扶上《聖歎六才子書刪評序》）。在那個時代，無論是對作者還是評者來說，這樣的褒獎都足以讓人感到無上榮光了。

「二」《左傳·襄公三十年》「武不才，……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，武之罪也」，是以「泥塗」比喻低下的地位。